

“平話”稱謂芻議

謝建猷

[提要] 1989年出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將平話劃為一個大方言以來，“平話與以往所劃分的方言有什麼區別？”“為什麼叫做平話？”這些帶根本性的問題頗受學界關注。筆者依據田野調查獲取的第一手資料和方言學、邏輯學的理論和方法認為，迄今所使用的平話稱謂值得商榷。應該從平話的語言事實出發，著眼於平話內部的一致性和外部的排他性，參考廣西、廣東的社會文化歷史對平話的影響，兼顧平話的自稱和他稱等因素，科學地釐定平話的稱謂。

[關鍵詞] 漢語方言 平話 稱謂

[中圖分類號] G649.5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3 - 0137 - 08

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編撰的《中國語言地圖集》^①將平話劃為一個大方言區，引起了學界的討論。筆者認為，在研究一些漢語方言的時候，如果不涉及方言分區問題，為了尊重語言事實和行文的方便，以操某種方言者的自稱來指稱彼方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涉及方言分區和方言命名的問題，還是應該恪守邏輯學及方言學的理論和方法，並同時考慮學界在方言命名問題上的一般習慣為宜。

—

（一）邏輯學概念、判斷、推理三段論認為，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往往是從概念，即下定義開始的——大家通常首先要弄明白“這是什麼？”或者“這個東西叫什麼？”之類的問題。不言而喻，研究漢語方言，不可避免地也會涉及方言的稱謂——這種方言叫做什麼方言的問題。

近年來，桂、粵、湘的若干漢語方言備受學界關注，人們不僅對於將其劃歸《中國語言地圖集》所刊佈的北方方言、吳方言、粵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贛方言、閩方言、平話、晉語、徽語中的哪一個方言區的問題各執己見，就連如何指稱這些方言，行內行外也眾說紛紜，不一而足。其中“平話”的稱謂頗為令人矚目。

（二）學界關注“平話”稱謂由來已久。

1984年初春，筆者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粵語專家白宛如先生，列席廣西地名梧州會議，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澳大利亞合作項目《中國語言地圖集·廣西漢語方言地圖》蒐集資

料。廣西語言名稱林林種種，分佈紛繁蕪雜，差異迥然顯豁，源流撲朔迷離的狀況，顯現於全廣西90多個縣（市）代表填寫的《當地語言調查表》中。白宛如先生指出，社科院語言所很想瞭解廣西平話，但可參考的材料極少。

同年11月，筆者蒙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的李榮先生借調到北京，協助編撰《中國語言地圖集·廣西漢語方言地圖》。李榮先生曾說過：廣西的語言很複雜，有官平土白的叫法，到底指的是什麼話，你們要好好調查嘛。

1985年以後，筆者兩度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廣西陸西村壯語漢字讀音與沙井平話比較研究》（導師歐陽覺亞先生）和博士學位論文《廣西平話研究》（導師王均先生、歐陽覺亞先生）都涉及到廣西平話。在完成獨著《廣西漢語方言研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50萬字）後，接著對廣西平話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王均先生、歐陽覺亞先生等大師曾多次囑我，務必認真細緻地調查研究廣西平話。

（三）經過多年的調查，筆者掌握了一些包括史書、家譜、族譜、碑文和口頭傳說等在內的與平話相關的材料。廣西的語言確有官平土白的說法。平話這一稱謂，最早見於民國史料，各地對平話的自稱和他稱眾說紛紜。

1. 《廣西民政視察報告彙編》（1932年版，見於廣西圖書館）。

這是一部關於當時廣西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衛生、民俗等社會狀況的調查報告，是廣西民政廳派往各地的視察員的見聞錄。平話這一稱謂分別記錄在以下三份報告中：

（1）《言語種類及區域》。這份報告羅列了當時廣西94個縣的語言種類。平話是其中的一種，分別分佈於義寧（今臨桂縣）、永福、信都、懷集（今屬廣東省）、藤縣、平南、桂平、永淳（今分屬橫縣和邕寧縣）、邕寧、向都（今天等縣）、崇善（今崇左市）、左縣（今崇左市）、思陽（今田陽縣）、百色、同正（今扶綏縣）、思林（今田東縣）、崇德（今平果縣）、秦義（今田陽縣）等18個縣。

（2）《廣西各縣語言統計表》。此表是對上述《言語種類及區域》所描述的語言分佈情況的表格化，平話顯現其中。

（3）《廣西各種語言百分比比較圖》。此圖是對上述《言語種類及區域》所揭示的語言使用狀況的量化統計，旨在對當時廣西各種語言的使用頻率進行圖表式的量化。其中使用平話的區域占全廣西面積的19.15%。

2. 《邕寧縣誌》（1937年版，見於廣西圖書館）

《邕寧縣誌》云：“茲就當地日常交際，而定為固有之音則有四，所謂官平土白是也。自中原南遷者為官話，衍為平話。來自廣東者為白話，餘為土話。土話最古蓋秦漢間土著之民所遺留者。然總以平話為流通，則平話實為我縣言語之代表。”

此外，迄今為止，尚未發現比上述民國史料更早的廣西平話的稱謂。

（四）自稱的平話——以平話為母語者對平話這一稱謂的自我認定。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桂南平話。它們分佈在東起南寧市，南至欽州市，西南逆左江的扶綏縣、龍州縣直到越南境內，西北沿右江的平果縣、田東縣、田陽縣直到百色市，操平話者都把自己的母語叫做平話。此外，人們也不排除用各種別稱來指稱平話。這些別稱大致可分為五種情況：

源於地名：亭子話、心圩話、馬村話、橫塘話、揚美話、靈灣話、那畢話等等。

源於姓氏：蘇周韋話、林屋話、謝屋話等等。

源於職業：蔗園話（種甘蔗者說的話）、園頭話（種蔬菜者說的話）等等。

源於平話中的某個詞的讀音：講uən（我）、講a（我）、講nui（你）、講kui（他）、講si（是）、講ɬpi（事）等等。

源於居住地：江沿話、涌邊話等等。

總之，只要人們聽到不同的平話口音，就在“話”的前面，冠以與這種平話有關的某個特徵區別之。操這類平話者可以互相通話。

第二類，桂北平話。這部分平話分佈在桂林市郊區、陽朔縣、永福縣、臨桂縣、靈川縣等。操這類平話者互相不能通話，而且這類平話與第一類、第三類平話差異顯著。

第三類，廣西一些少數民族也把自己所說的話稱為“平話”，並認為自己所說的“平話”不是漢語方言。例如：百色、扶綏的壯族，龍勝族自治縣的瑤族人，把自己的母語叫做平話。操這類平話者互相不能通話，而且這類平話與第一類、第二類平話大相徑庭。

（五）他稱“平話”的稱謂——不以平話為母語者所用的“平話”稱謂。

這是指那些操此話者不稱自己說的話是平話，而是其他人稱他們所說的話是“平話”。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這裡所說的“其他人”，大多是語言研究者。例如，廣西鐘山縣縣誌辦的同志告訴筆者，鐘山話本來不叫“平話”，前些年，有一位到鐘山調查語言的大學老師把鐘山話叫做“平話”以後，當地人才知道自己說的話被稱作“平話”。再如，《桂南平話的入聲》寫道：“橫縣有三種漢語方言：（1）白話（粵語），主要通行於縣城城關。（2）客家話，只有校椅橫塘村、那陽大灣塘村等幾個小自然村居民使用。（3）平話，這是橫縣95%左右的漢人說的話，當地人稱為‘客話’。”^②這段文字，把橫縣自稱為“客話”，他稱為“平話”的事實交代得很清楚。又如，賓陽縣文化局的同志認為，賓陽話就是賓陽話。《方言》雜誌有文章說賓陽話是平話，可是我們從來不認為我們說的是平話。平話是南寧人說的話，跟我們賓陽話不同。另如，廣西富川縣七都話發音人告訴筆者，曾經有一位學者到富川縣調查語言，學者告訴發音人：“七都話是平話。”

《中國語言地圖集》將分佈在賓陽縣、橫縣、來賓縣等地他稱為“平話”者稱為桂南平話；將分佈在宜州市、羅城縣、融水縣、荔浦縣、平樂縣、鐘山縣、富川縣、賀州市等地他稱為“平話”者稱為桂北平話。

他稱為“平話”的方言，互相之間差異顯著，它們與自稱為“平話”方言對比，更為迥異。

二

筆者以為：

（一）不能以民國史料來認定廣西“平話”的稱謂。因為：

《廣西民政視察報告彙編》只是社會學的社會調查報告，它不過是試圖將“××地方”說“××話”的傳言記錄在案。後人若以此作為方言稱謂的依據，難免失當。因為其一，同一個方言稱謂，往往用來指稱不同的方言；而不同的方言，其稱謂往往又雷同。例如：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第一次聽到“客話”這個稱謂的時候，以為指的是客家話。經過比對才知道，原來宜州德勝的“客話”實際上是當地通行的接近於粵語的“百姓話”；橫縣縣城的“客話”實際上是粵方言，平樂縣張家的“客話”實際上是一種介於桂北土話和粵方言之間的土語，馬山縣片聯鄉的“客

話”才是真正的客家話。又如：上述《廣西民政視察報告彙編》出現最多的是“土話”這個稱謂，但是文中，“土話”一會兒用來指稱壯、侗、苗、瑤等民族語言，一會兒又用來指稱各地的漢語方言。其二，《廣西民政視察報告彙編》對某地有無“平話”的描述，與筆者調查的結果不太吻合。例如，筆者在桂林、靈川、龍勝都聽到當地人稱自己說的話為“平話”，而《廣西民政視察報告彙編》無所反映。再如，《廣西民政視察報告彙編》顯示藤縣、平南、桂平有平話，而筆者在那裡只聽到當地人自稱說“白話”（即粵方言），無論是自稱還是他稱，都沒有“平話”這一說。由此看來，見於《廣西民政視察報告彙編》的“平話”稱謂，或許免不了夾雜著人云亦云、以訛傳訛，或想當然的成分，並不足以據此認定廣西“平話”的稱謂。

（二）以“平話”作為與北方方言、吳方言、粵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贛方言、閩方言、晉語、徽語等立的大方言區之名，有悖於其他漢語方言稱謂的慣例。

古代漢語方言大多以古國名或領地名稱之，例如：楚語、齊語、秦語等等。現代漢語方言也多因地域得名，例如：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閩方言、粵方言、贛方言，就連與“平話”一起新見於《中國語言地圖集》的“晉語”、“徽語”，其名稱也與所通行的地域有關。唯有客家方言例外，然而其源流分明可辨，內部一致性較高，無論外界還是操客家方言者都認同“客家話”的稱法。但是，“平話”這個名稱既不像閩語、粵語那樣具有鮮明的地域性質，也不像客家方言那樣，體現了說客家話者特有的有文獻可據的歷史背景。

（三）若以“平話”來指稱廣西的一些方言，應考慮是否被操平話者認同的問題。

據筆者調查所聞，除南寧附近、靈川、陽朔、桂林市郊區的居民，以及扶綏的壯族、龍勝的瑤族（紅瑤）認為自己所說的話是平話以外，其他地方的許多居民都不認為自己所說的話叫做“平話”。鐘山縣縣誌辦的同志指出，稱當地的鐘山話為“平話”，始於來鐘山調查方言的老師之說，而鐘山人向來稱自己說的話為“本地話”、“土話”、“打土談”。橫縣人稱自己說的話為“客話”，排斥“平話”之他稱。賓陽縣文化局的同志認為，賓陽話就是賓陽話。

因此，若以“平話”來指稱廣西的一些方言，應考慮是否被操平話者認同的問題。

（四）若以“平話”作為他稱來指稱廣西的一些方言，應考慮此稱謂是否符合邏輯學對概念的要求問題。

1. 概念的內涵——概念應該反映和揭示概念的本質屬性。

將自稱不是平話的方言叫做“平話”，應考慮此稱謂是否反映了平話這個概念的本質屬性。例如，《中國語言地圖集》標示為平話的方言，有的方言入聲字今讀為塞音韻尾，有的方言入聲字今讀為開音節韻尾，可見其本質屬性並不一致。對本質屬性各異的方言以“平話”稱之，顯然不符合邏輯，因為中古入聲字今讀是否有塞音韻尾，通常被視為劃分南北方言的主要條件。

2. 概念的外延——概念的外延是指在概念中所反映的具有某種特定本質屬性的對象範圍，它能夠說明概念所反映的“有哪些”事物。

有人將自稱不是平話的方言叫做“平話”，並沒有考慮到這個稱謂未能概括這個概念所專有的本質屬性範圍的問題。《廣西中南部地區壯語中的老借詞源於漢語“古平話”考》及《廣西平話概論》則以“平話與粵語語音差異的十一個特徵”，作為認定他稱為“平話”的依據^③：

“十一個特徵”之一：“中古全濁聲母今平話讀作不送氣清音，而白話陽平調讀送氣清音。”

郁南 唱-e- 想-e- 兩-e- 略-e- 弱-e-

“十一個特徵”之九：“梗開二大部分字平話讀-e-，而白話讀-a-。”

筆者在懷集、封開、東莞、寶安、陽山的粵語中，也發現了與平話類似的現象。例如：

平話	生-e-	更-e-	省-e-	客-e-	隔-e-
封開	生-e-	更-e-	省-e-	客-e-	隔-e-
陽山	生-e-	更-e-	省-e-	客-e-	隔-e-
懷集	生-ɛ-	更-ɛ-	省-ɛ-	客-ɛ-	隔-ɛ-
東莞	生-ɛ-	更-ɛ-	省-ɛ-	客-ɛ-	隔-ɛ-
寶安	生-æ-	更-æ-	省-æ-	客-æ-	隔-æ-

“十一個特徵”之十：“通攝一等字平話多讀-o-，三等字平話多讀-u-，而白話主要母音一般都讀-ɔəu-ɛ。”

從調查材料來看，通攝一等、三等字，平話今讀如粵語，一般唯讀為一個主要母音。例如：

南寧沙井平話	東-u-	龍-u-	族-u-	鐘-u-	共-u-	欲-u-
賓陽新橋	東-u-	龍-u-	族-u-	鐘-u-	共-u-	欲-u-
橫縣縣城	東-u-	龍-u-	族-u-	鐘-u-	共-u-	欲-u-
扶綏龍頭	東-ɔ-	龍-ɔ-	族-ɔ-	鐘-ɔ-	共-ɔ-	欲-ɔ-
百色那畢	東-ɔ-	龍-ɔ-	族-ɔ-	鐘-ɔ-	共-ɔ-	欲-ɔ-
南寧亭子平話	東-ø-	龍-ø-	族-ø-	鐘-ø-	共-ø-	欲-ø-
廣州粵語	東-u-	龍-u-	族-u-	鐘-u-	共-u-	欲-u-

或許筆者所記錄的平話，不具備能夠區分通攝一等、三等字的特徵。在平話內部讀音不一致的前提下，即便是某些方言點能夠區分通攝一等、三等字，它也只能說明一部分平話與粵語的差異，不能代替其他平話與粵語一樣，通攝一等、三等合流的現象。

“十一個特徵”之十一：“古全濁陽上字平話讀作不送氣清音聲母，白話讀送氣清音聲母。”

事實上，就《廣西中南部地區壯語中的老借詞源於漢語古“平話”考》和《平話概論》所列舉的“坐倍抱舅淡近”6個古全濁陽上字而言，粵語的許多方言點今讀（包括文讀）也和平話一樣，讀作不送氣清音聲母，其中粵西粵語與平話比較相似（相關例證參見下頁表格）。

以上材料表明，廣西“平話”這個稱謂的外延已經涵括廣東粵語，可見廣西“平話”這個概念確有值得商榷之處。

（五）不宜以對平話眾說紛紜的解釋作為平話的稱謂

對平話一詞，人們各有各的解釋。南寧主要有三說：“平話是宋朝從山東青州府白馬縣，跟隨狄青到廣西平定儂智高叛亂的人講的話”；“我們講的話比較平，不像廣東話那麼高”；“平話就是平民百姓講的話”。桂北常見的說法有二：“平話即是平頭百姓講的話”；“平話就是平平常的話，不是官話”。面對眾說紛紜的詮釋，獨取一說罔顧他言，以“平話”概稱廣西各地諸多方言的做法，恐難苟同。

（六）不宜以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假說，作為廣西“平話”稱謂的依據

《廣西中南部地區壯語中的老借詞源於漢語古“平話”考》、《廣西平話》、《廣西平話概論》是這樣解釋廣西“平話”稱謂的：“平話是歷代北方或中原各地移民帶來的不同方言，在廣西桂林、柳州、南寧各地彼此交流、融合發展，並受壯侗諸語言的影響而逐漸形成的一種漢語方言”；“這種古‘平話’曾經是湖南南部和廣西南北各地百姓的主要交際用語，也是當時官場和文教、商業上的用語”。^⑤

例字 方言點	坐	倍	抱	舅	淡	近	例字 方言點	坐	倍	抱	舅	淡	近
廣州	ts-				t-	k-	高明					t-	k-
香港	ts-		p-	k-	t-	k-	寶安						k-
澳門	ts-				t-	k-	清遠						k-
番禺	ts-		p-		t-	k-	佛岡						k-
增城	ts-			k-		k-	英德						k-
江門					t-	k-	陽山	ts-		p-	k-	t-	
佛山					t-	k-	曲江	ts-					k-
南海						k-	肇慶	ts-					k-
斗門					t-	k-	四會	ts-		p-	k-	t-	k-
順德	ts-				t-	k-	德慶	ts-		p-	k-	t-	k-
三水	ts-				t-	k-	封開	ts-	p-	p-	k-	t-	k-
新會					t-	k-	連山		p-	p-	k-	t-	k-
中山	ts-				t-	k-	連縣		p-	p-	k-	t-	k-
珠海	ts-				t-	k-	韶關						k-
東莞	ts-			k-	t-	k-	樂昌						k-
恩平					t-	k-	雲浮						k-
開平				k-		k-	羅定						k-
台山						k-	廣寧		p-	p-	k-	t-	k-
花縣					t-	k-	懷集		p-	p-	k-	t-	k-
從化					t-	k-	新興				k-		k-
鶴山						k-	郁南				k-		k-

在元朝以前，廣東和廣西史稱“兩廣”，其行政區劃或合為一體，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以截然分割。雖然現在無法以確鑿的論據，證明當時廣西和廣東通行什麼樣的語言，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無論是發布政令，實施吏治，還是商賈市井，民間溝聯，假如沒有各方都能聽得懂的語言是無法進行的。廣東和廣西地理上連成一片，陸路、水路通行無阻，這些自然條件也為兩廣的交流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千百年來社會交際的需要，無疑應該是形成廣西和廣東相對一致的漢語方言，或者促進廣西和廣東漢語方言趨向相對一致的重要因素。雖然元朝以後，廣西和廣東分置，但是廣西的漢語方言不可能也隨著行政區劃與廣東的分開而進入獨立發展的階段。因此，廣西歷史上曾經有過“古平話”的說法，不過是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假說，以此作為廣西“平話”稱謂的依據，顯然缺乏說服力。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研究廣西一些漢語方言的時候，如果不涉及方言分區問題，為了尊重語言事實和行文的方便，以操某種方言者的自稱來指稱彼方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涉及方言分區和方言命名的問題，還是應該恪守邏輯學及方言學的理論和方法，並同時考慮學界在方言命名問題上的一般習慣為宜。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出版（遠東）有限公司，1987/1989年。

②閉克朝：《桂南平話的入聲》，北京：《方言》，1985年第4期。

③⑤張均如：《廣西中南部地區壯語中的老借詞源於漢語古“平話”考》，武漢：《語言研究》，

1982年第2期；梁敏、張均如：《廣西平話》，北京：《廣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2~4期；梁敏、張均如：《廣西平話概論》，北京：《方言》，1999年第1期。

④梁振仕、林亦：《廣西通志·漢語方言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參考文獻：

[1]王均：《廣西龍勝“紅瑤”的優念話》，《羅常培紀念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

[2]李榮：《關於漢語方言分區的意見》，北京：《方言》，1985年第2~3期。

[3]橋本萬太郎：《語言地理類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4]楊煥典等：《廣西漢語方言（稿）》，北京：《方言》，1985年第3期。

[5]熊正輝：《廣東方言的分區》，北京：《方言》，1987年第2期。

[6]詹伯慧、張日升主編：《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新世紀出版社，1987~1990年。

[7]李榮：《漢語方言的分區》，北京：《方言》，1989年第4期。

[8]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

[9]余霽芹：《粵語方言分區問題初探》，北京：《方言》，1991年第3期。

[10]詹伯慧主編：《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11]詹伯慧、張日升主編：《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

[12]白宛如：《廣東西部粵語的特點》，單周堯主編：《第一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1994年。

[13]劉村漢：《桂南平話——粵方言的一個分支》，

廣州：第五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1995年。

[14]丁邦新：《評〈中國語言地圖集〉》，《國際中國語言學評論》，Volume Number 1, John Ben jamins Publishing Co., 1996.

[15]詹伯慧：《〈方言〉二十年述評》，北京：《方言》，1998年第3期。

[16]詹伯慧、張日升主編：《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

[17]丁邦新：《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

[18]伍巍：《論桂南平話的粵語系屬》，桂林：全國漢語方言學會第十屆學術年會宣讀論文，1999年。

[19]梁金榮：《從語音特徵看桂北平話與粵方言的關係》，《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20]詹伯慧：《廣西“平話”問題芻議》，武漢：《語言研究》，2001年。

[21]侯精一主編：《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22]謝建猷：《廣西漢語方言研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作者簡介：謝建猷，澳門理工學院教授，博士。

[責任編輯 陳志雄]